

电影《三大队》上映 讲述对真相的不懈追寻

由戴墨导演,张译、魏晨、曹炳琨、王骁、张子贤等主演的电影《三大队》于近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被一桩大案改变人生境遇的警察群体,展现主人公对真相的不懈追寻,折射坚持和正义的力量。

据悉,影片改编自纪实文学作品《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在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精心进行场景设置,通过具有烟火气的视听语言进行故事呈现和情感表达。同时,影片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刻画了刚正不阿的人民警察形象,展现他们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

此前,电影《三大队》曾亮相2023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作为闭幕影片进行展映。
来源:新华网



京味大戏《四世同堂》 历经13年风雨 迎来第330场演出



《四世同堂》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成功上演

日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根据老舍经典名著改编,田沁鑫、安莹编剧,田沁鑫导演的经典话剧《四世同堂》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成功上演,并在此期间迎来该剧第330场演出。

《四世同堂》是一部表现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大戏,该剧一方面体现了剧院的整体实力,另一方面也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安排在年底演出更有一份特别的意义。

该剧本轮首演当日恰逢刘金山60岁生日,剧组全体庆祝其荣休快乐。刘金山难掩不舍之情,激动表示,自己虽然退休,但依旧会继续努力,陪伴这部经久不衰的精品之作走遍各地,再创辉煌。

在剧中分别扮演胖菊子和大赤宝的演员陶虹和秦海璐,为了这个戏再次穿上了“凸显”身材的“胖袄”,化上了夸张的浓妆,她们嬉笑怒骂皆有戏的表演让观众大呼过瘾。尽管已经伴随该剧走过13载,她们都表示,每一次复排、每一次重新阅读剧本,都能找到新鲜感:“《四世同堂》这个戏从建组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这个戏演成戏里戏外都是真的‘四世同堂’,所以这个戏一直有一个传承的任务,很多角色都换了好几代演员。而我们每次演这个戏,看到一代又一代的新演员加入剧组,都像是回到了大家庭,特别开心和幸福。”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导演采用“新现实主义”手法,几乎把半个多世纪前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复原到舞台上,通过舞台效果将祁家、冠家、钱家三户人家的院内、室内,和胡同风情巧妙地呈现在舞台上,与演员们互动性地展开抗战中北京人民艰难、忍耐、抗争的生活画卷,立体化还原民国北京人的衣、食、住、行相关的舞台风貌,生动展现老舍先生笔下的这一部浩繁的“平民史诗”。

“将85万字原著压缩成两三万字的剧本,一开始对我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一个北京籍的导演,我想让观众从戏中感受到老北京特有的胡同风情及其间百姓的精神特质,从骨子里不自觉就接上传统文化的根脉。”田沁鑫对这部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大戏充满感情,“《四世同堂》历经13年风雨,至今仍深深吸引老中青三代观众走进剧场。这次我们集结了13年来演绎过这部戏的许多剧院优秀演员,他们台词过硬,对于北京语言的训练与掌握格外重视,通过多年演出,国话这台‘京味戏’展现出了京腔京韵,呈现出老舍先生笔下北京人的筋骨和精气神。希望剧组将这份精气神继续传承下去,将老舍先生所描绘的国人的精神带给观众。”
来源:《北京日报》

王家卫的《繁花》,响还是不响?

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王家卫导演的首部剧集《繁花》官宣定档,将于12月27日开播。剧集由秦雯编剧、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共同演绎上世纪90年代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众人“花瓣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郁热气息”的上海往事、风云际会。

开机三年多,《繁花》发过三次预告,《时光如水—阿宝篇》《繁花满眼—宝总篇》到最新《繁花时代》。王家卫自己解读,从一文不名的阿宝摇身到叱咤风云的宝总,皇皇大时代,人人争上游,托住命运的是时代之手,“《繁花》讲的就是时代,短短十年,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的加持”。王家卫镜头下的1990年代上海何等样貌?微博超6.7亿阅读量的话题里面,太多人等着“进来看风景”。

时间的河流下,是上海独有的灵魂

说来也巧,新剧官宣正遇上金宇澄生日,剧方给老金定制海报,有书迷留言“十年一瞬”。2013年,小说《繁花》正式出版。十年间,加印到了54次。

有人说,对1990年代上海沉淀着的市民社会记忆,导与演也许都不那么清晰。这话部分有理——王家卫生在上海,早早移居香港。2014年香港书展,他在对谈中告诉金宇澄“你补足了我记忆的空白”。

不过,剧组倒是1比1实景还原过30年前的黄河路、思南路,作为剧中人命运的摩登秀场和时代韵脚。金宇澄、王家卫、胡歌还先后把私家旧物——1984年结婚时新娘子穿的红色开襟

外套、30多年前“天女”绍兴黄酒、妈妈的飞天牌缝纫机,一一贡献给剧组,以此召唤众人对1990年代上海的丰沛记忆与盛大想象。

主观的记忆、客观的实物共存于《繁花》剧组。出版人给出另一重视角:在时间的河流下,是上海独有的灵魂。“上海本身有着巨大的符号象征意义,她容得下不同审美维度的书写。”李伟长说,上海有“长恨歌”余音绕梁,有“千里江山”幽深壮丽,也有改革开放后喧嚣烟火气里的“繁花”迷人眼,一座城市在时间里的多样性或许才是她的魅力。

双语版本,也许恰能提供原著语言魅力的踪影

王家卫为何对《繁花》一见如故,以至专门为这个故事执导生涯第一部电视剧?有人猜测,因为金宇澄一上来就提了王家卫电影:“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但可能,作者和导演惺惺相惜还源自对语言的共鸣。

文本到了王家卫手上,他选定一批上海籍演员,就是为了台词里那些玫瑰金手表、派力司香灰色西裤、“夜东京”蟹黄小笼、“至真园”芙蓉蟹斗……凡此种种,能用正宗生脆的上海话说出原汁原味,道明白那些派头、噱头、苗头,人面、情面、场面里的恩怨情仇。正式开播时,《繁花》在腾讯视频播出沪语版,而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放普通话版本。一个以方言逻辑运行但不以方言写作的小说,将在台词的双声道里得以验证原著语言的魅力。

来源:《文汇报》

